

## 題目 見山不是山

素人心境難穩定  
翠綠山林徒增悲  
無欲無求仙人境  
人難見山不是山

在我書寫出此詩時，因傲氣多過於檢討自己，所以我一直處於混沌之迷惘中...在仔細思索中，我發現自己的成長過程得之於父母多，但自己的努力卻遠遠不及父母給予我的，驚覺該檢討的是我自己啊！

此時回到我跟自己和解的過往去審視- 光彩是外在虛有的，其實我滿身傷痕，我想我需要學習療癒自己：

## 奇怪我

恭迎將生，我的出生萬眾矚目，彰化的大家族英雄榜中個個都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我多麼幸運成為其中一員！在擁有無窮無盡的教育資源的環境中，理當我的人生劇本該是如此撰寫-三歲進入全美語幼兒園提前學習第二外國語，感受國際化的教育理念；國小進入雙語小學，習得中華文化的薰陶；國中整合兩種文化，成為寬闊正向的人格特質；高中努力專研課業，考上醫學院，繼承爸爸衣鉢，去偏鄉當外科醫生，然後還娶得攻讀舞蹈。宜家宜室的太太與我共度餘生...

奈何我在出生的那一霎那，上帝完全改寫我的人生劇本，真實情況竟無一處相似，而且甚至在我奮力動用家族的傲人豐富資源的情況下，仍無法如願沾上一點點邊...我想這是上帝迂迴想考驗我吧？祂聘請了世界最有名的肯納醫生加入編劇行列，力排眾議，將我原本的簡單人設改為具有挑戰性的自閉症患者，家族中從無一人是自閉症者，我根本無學習對象，只能單打獨鬥，獨當一面成為戲劇中唯一的素人，孤單學習生活之道...

因此，我成為家族中奇怪的成員，老人家囔囔上口的七坐八爬發展口訣，我一樣都沒跟上！強調大隻雞晚啼的古早說法，根本是不了解我！從小強迫自己聽他們的聊天內容，苦在心中翻攪奔騰：像大嬸婆說我要到醫院剪舌根...還有隔壁鄰居說有可能被冤親債主纏上，需要祭改...這麼荒謬的言論，如排山倒海而至，這時只有媽媽是清楚的明眼人，她力排眾議，帶我去兒童心智科檢查之後，換來新鮮、無人聽過的標籤-我是自閉兒。很迅速地，這消息立即傳遍整個家族，錯綜複雜的氛圍再度瀰漫...被表面的「自閉」二字給框住，雙親又被一堆關懷的話語，如：早點送到幼稚園，讓小孩跟他玩就會好了...等等轟炸，這些言詞讓他們感到：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自此，我自己知道此生我將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我開始學習去接納自己的身體裡，有一個奇怪我...

## 我和奇怪我

我跟奇怪我其實沒有差異，只因世界上對肯納醫生的觀察報視為圭臬，在這樣的錯誤中，有許多標籤貼滿在我身上，於是這世界上的人們，包括我的父母，只從外在看到貼著標籤的奇怪我，於是我經常滿臉愁容，內心裡只能跪著卑微前進...像是他們會研究我肢體協調錯誤，替我找職能治療師...等等想幫助我的處置儘管出自於用心良苦，但在事實上，其實我內心很苦悶，為什麼？在他們眼裡，我任何行為舉止都是大問題？

也許是因為我的樣貌帥氣吧?隨著年齡增長到國中階段,我的身上有如迷人的強力磁鐵,吸引了妥瑞麻吉進駐在我體內,奇怪我開始再也無處躲藏,他正大光明亮相,雖然我強力阻止他控制我的動作與聲音,但卻如同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一般,他完全無動於衷,無法收斂自己。

由於情緒與行為的主控權被奇怪的我佔領了,我的爸爸不再做我能繼承他衣鉢的春秋大夢,只求他回家時,耳朵與心靈能有片刻的寧靜...我痛恨奇怪的我,他已經毀了我多年在學校普通班溫文儒雅的形象,我為了他逃到特教班,但他還是趕盡殺絕般地破壞我的甜蜜家庭!

如何停止他的潑猴行徑呢?唯有我睡著時,他才能些許退位...他的蠻橫,擴展到我的食衣住行,他完全不顧禮儀與規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好幾次我與媽媽搭長途火車,被同車旅客投訴站長,請我到車廂外,不要發出聲音.做出奇怪動作擾人清夢...

無法停止妥瑞麻吉的攻擊,我努力服用藥物,想讓他安份些,但是最後舉白旗是我!奇怪我取代了我,我自此躲在陰暗角落中,虛弱無力,無所作為,暗自哭泣已成為我最平日的日常...

### 控制奇怪我

即便奇怪我如呼吸般在日常出現,干擾我們家庭的寧靜,但每年的家庭旅遊,爸媽仍然充滿信心,堅毅不懈地帶我出國增廣見聞。

今年爸媽決定帶我一遊日本四國地區時,我心裡真是感到無比感動-他們懂得奇怪的我只是外在,內心真正的我是渴望全家一起到遙遠國度探險的!爸媽準備好在行程中即便我怪聲連連仍可以自在旅遊的自駕模式,他們如此為我著想,我下定決心儘量平穩心情,讓奇怪我安份一點。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我在旅遊過程中,感染了日本種A型流感!這個病毒的威力強出我可控制的範圍...一開始我先是微微發燒.四肢痠痛,但看見爸媽在旅程中被四國美景震懾,我心裡下定決心-不當停止幸福之旅的老鼠屎!心想再三天就要搭機回國了,我一定不表現出任何異常...媽媽首先發覺我身體微微發燒,爸爸觀察我的狀況後,決定採取症狀治療,給我服用在日本藥房買來的退燒藥...我很快就順利退燒,家人們欣喜我發燒的症狀解除,我也為自己鼓掌,努力克服身上的病魔,讓全家人可以順利繼續再暢遊日本。

原以為再強的病毒都該甘拜下風,我其實靠自己意志力苦撐了兩天。知道媽媽的心情忐忑不安,我努力強顏歡笑,不能露出些微破綻,但是媽媽的心思細密,我終究難逃法眼,懂得媽媽愛我如命,這激發我更要掩藏身體病痛以成全這美好旅程...

回台前一天,結束我們旅遊的最後景點,爸爸開車送我們回飯店前,我再也藏不住身體病魔,在後座昏倒了...迷濛中隱隱約約聽到媽媽驚恐萬分的吶喊聲時,我用最後一絲吃奶力氣坐起來,拚了命裝出一副沒事模樣,於是騙過了爸媽的雙眼,平靜回到飯店...我當時內心有無比喜悅,因為當病魔降臨時,奇怪我不見了,我成功控制住奇怪我了!

### 挽回健康我

但當回到飯店房間猛然放鬆後,我的警覺性忽然下降,躺到床上感到無比痛苦,這時靈魂開始慢慢脫離我的身體...媽媽驚叫一聲:「哥哥!」看見我躺在床上的失常模樣,立即打電話求救。大約五分鐘後,我看見五六個全副武裝如新冠肺炎漫延時在電視見到的醫護人員把我的身體抬到擔架上,我開始漸漸失去意識,來到虛無飄渺的境界...

等我意識恢復,我的臉上罩著氧氣罩,完全無法動彈,孱弱中似乎微微聽到人群走動的稀疏聲,我感到驚恐想撐起身體,才發現我被束縛帶綁住,連挪動身體都變成苛求...我需要叫出聲嗎?面前的罩子蓋住口鼻,根本是想叫都成回音,身上的束縛帶彷彿是鋼鐵人也除不掉的禁錮...

放棄自救之後,我想求救,但是我的媽媽在哪裡?我的視線範圍中遍尋不著她,持續等待一小時、兩小時,到三小時,我的心碎了!媽媽在我生命中一直扮演著護衛我的角色,我倍受保護,她不可能丟下我...還有弟弟和爸爸呢?我告訴自己此刻需要冷靜...

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我從睡夢中感到此生最大的溫暖的手,撫摸著我的臉,我微微睜開雙眼,看見媽媽哭紅雙眼、憔悴無助、傷心欲絕的模樣,我來不及反應就又昏睡了過去...

直到八天後,爸爸媽媽接我出院,我終於脫離氧氣罩,自行呼吸,並見到豔陽...白雲間那暖暖的光,照耀著我全身,我終於挽回健康我...(旅程中,我感染了日本種A型流感,並迅速引發急性肺炎,再引發敗血症...喘不過氣的我被救護車送到日本醫院急診處,我被緊急插管送入加護病房治療了八天終於脫險...)

見山不是山!若無經歷過人生中一連串的生離死和,但凡英才也難靠著想像達到此境界。

生命中,我開始追求生活的本質。

學齡前,我努力讓自己不陷入無口語自閉症族群,學齡青春期時,我努力接受妥瑞症降臨的狂亂不受控的奇怪我,努力再努力卻始終無力掙脫的疲憊之中,我不由得開始自怨自艾起來,卻忘了家人給我的無窮盡的照顧與關懷...雖然我有一副身強體健、貌似潘安的外表,但直至日本住院事件之後,我才領略到-健康無價!

親人在每天清晨我張開雙眸時,皆精神飽滿.雙眸炯炯有神地和我相對望,一起幸福地吃早餐迎接每一天的挑戰,這才是我未來的人生目標啊!